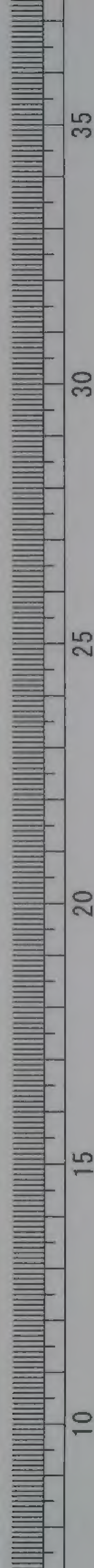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錄　十一　十二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illegible]



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第四世八十九人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法嗣四十三人 十人見録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　鄧州香嚴寺智閑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　京兆米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福州雙峯和尚　志和禪師

洪州西山道方禪師　長延圓鑒禪師



溈山如眞禪師

興元府崇皓禪師

嵩山神劍禪師

餘杭文立禪師

蘇州文約禪師

金州法朗禪師

鄂州黃鶴山超達大師

西堂復禪師

大溈簡禪師

溈山普潤禪師

黑山和尚

南源和尚

溈山冲逸禪師

蘄州三角山法遇禪師

荊州弘珪禪師

并州元順禪師

鄂州全諗禪師

許州弘進禪師

越州光相禪師

上元志滿禪師

白鹿從約禪師

温州靈空禪師

荊南智朗禪師

溈山法眞禪師

霜山和尚

滁州定山禪英禪師

溈山彦禪師

鄧州志詮禪師

巖背道曠禪師

已上三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長慶院大安禪師法嗣一十人 八人見錄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饒州嶤山和尚

泉州莆田崇福慧日大師

台州浮江和尚

潞州淥水和尚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

温州靈陽禪師

洪州紙衣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徑山鑒宗大師法嗣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

背山行眞禪師

杭州大慈山行滿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趙州東院從諗禪師法嗣十三人 七人見錄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

朧州國清院奉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

潭州麻谷和尚　觀音院定鄂禪師
宣州茗萍山和尚　太原免道者
幽州燕王　鎮州趙王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四人見録

台州勝光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

紫桐和尚　日容和尚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法嗣

卭州壽興院守閑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鄂州茱萸和尚法嗣一人見録

石梯和尚

天龍和尚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婺州金華山倶胝和尚

新羅國彥忠禪師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長沙景岑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録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

婺州金華山嚴靈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録

關南道吾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

白馬曇照禪師法嗣

晋州霍山無名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新羅大證禪師法嗣

文聖大王 憲安大王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小馬神照禪師法嗣

縉雲郡連雲院有緣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高安大愚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筠州末山尼了然

新羅洪直禪師法嗣

興德大王 宣康太子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許州無跡和尚法嗣

道遂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前潙山靈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韶州懐化人也姓葉氏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師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遂依南華寺通禪師落髮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陞堂奥祐問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在什麼處師從西過東立祐知是異人便垂開示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祐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尋往江陵受戒住夏探律藏後參

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頭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云我不肯汝放只肯汝收又問石室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室云道如展手佛似握拳乃辭石室室門送召云子莫一向去已後却來我邊（雲居錫云要會麽如今歸堂去明白却上來）韋宙就潙山請一伽陀潙山曰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於紙筆乃就師請師於紙上畫一圓相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一日隨潙山開田師問曰者頭得恁麽低那頭得恁麽高祐曰水能平物但以水平師曰水也無憑和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祐然之有施主

送絹。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祐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祐忽問師什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祐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而立。祐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舉鍬而去。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又問只如玄沙踏鍬其意如何。鏡清云勿奈船何打破戽斗。又問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又僧問禾山云仰山插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汝問我。僧云玄沙踏鍬意旨如何。禾山云我問汝。師在溈山牧牛時第一座曰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師不答。歸侍立。第一座上問訊。師舉前話問云適來道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

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上座曰現時不說前後。師乃出。祐曰師子腰折也。溈山上堂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上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拂子將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上座曰好雨寂闍黎。師曰好在什麼處。上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上座曰好在什麼處。師指雨。溈山與師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祐將與師。師接得以水洗了却與祐。祐曰子什麼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汝也不得空然。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師浣衲衣次

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什麼處
見師盤桓潙山前後十五載凡有語句學衆無不弭
伏暨受潙山密印領衆住王莽山化緣未契遷止仰
山學徒臻萃師上堂示衆曰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
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
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
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玉作一鋪貨賣祇
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者裏是雜貨
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
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眞金師云齧鏃擬

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
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
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
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
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
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
得其本莫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
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
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
師以手於空作圓相相中書佛字僧無語師謂第一

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對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師因歸溈山省覲祐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諸方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者箇不說又云者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祐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祐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云闍黎其僧迴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祐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鄭愚相公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竪起拂子公曰入之一字不要亦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法燈別云相公不用煩惱）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其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乃打之師問香嚴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嚴曰某甲卒說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

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玄覺云且道祖師禪與如來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潙山封一面鏡寄師師上堂提起云且道是潙山鏡仰山鏡有人道得卽不撲破衆無對師乃撲破師問雙峯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曰據某甲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雙峯曰某甲只如此師兄如何師曰汝豈不能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潙山聞云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金剛經道實無一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什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什麼處師推枕子出潙山聞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一圓相相中書水字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攜一杖子僧問什麼處得師便拈向背後僧無語師問一僧汝會什麼僧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者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師問僧名什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什麼作燈籠）僧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僧問如何

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又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傍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之師曰何不現神通僧曰不辭現神通只恐和尚收入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後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傍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僧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以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麼處來僧曰江西觀音院來頭云和尚有何言句其僧舉前語頭云者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

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者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別有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師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汝是什麼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僧曰某甲到者裏一切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據汝所解只得一玄得座披衣向後自看其僧禮謝而去師始自仰山後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遷化前數年有偈曰

年滿七十七　老去是今日　任性自浮沉
兩手攀屈膝

於韶州東平山示滅年七十七抱膝而逝勅謚智通大師妙光之塔後遷塔于仰山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潙山禪會祐和尚知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吾要記汝師懵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爲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又何益乎師遂歸堂徧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遂泣辭潙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潙山贊曰和尚大悲恩踰父母當時若爲我說却何有今日事耶仍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　更不假修治　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　處處無蹤迹　聲色外威儀

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師上堂云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見密密堂堂曾無間歇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花木不滋問如何是仙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道在甚麼處僧曰恁麼時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此時疎山在衆嘔聲曰是何言歟師問阿誰衆曰師叔師曰不諾老僧耶疎山出曰是師曰汝莫道得麼曰道得師曰汝試道看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師乃下座禮拜躡前語問之疎山曰何不道肯重不得全師曰饒汝恁麼也須三十年倒屙設住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分明記取後住疎山果如師記至二十七年病愈自云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今少三年在每至食必以手抉而吐之以應前記（疎山後問道怤長老肯重不得全汝作麼生會怤曰全歸肯重疎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怤云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大

德未問時即答僧曰即時如何師曰即時問也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撒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出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什麼僧無對問如何是道師曰枯木龍吟僧曰學人不會師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備師前不得說本師戒一日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蹋手無所攀忽有人問如何是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他所問當恁麼時作

麼生時有招上座出曰上樹時即不問未上樹時如何師笑而已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曰潙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僧曰人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聞舉乃曰彼中兄弟作麼會和尚意旨僧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不會著什麼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還舉拂子（玄沙云只者香嚴脚跟猶未點地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首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大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大師有人問蚯蚓斬為兩段兩頭

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
勅諡紹眞大師塔曰明金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姓吳氏十九禮開元
寺無上大師落髪（無上大師嗣鹽官後住徑山爲第二世也）二十二往嵩
嶽受滿足律儀歸禮本師師問曰汝於時中將何報
四恩耶諲不能對三日忘食乃辭行脚往謁雲巖機
縁未契後造潙山蒙滯頓除遭唐會昌沙汰衆皆悲
惋諲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何乃效兒女子
乎大中初復沙門相還故郷西峯院咸通六年上徑
山明年本師遷神衆請繼躅爲徑山第三世於法即

潙山之嗣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
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
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
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堦級向上事如
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
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
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
年後曰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
汝拔萃後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
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

舉曰如何是短師曰蝛蟆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云只爲太近實頭僧問如何是長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曰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荐遊峯頂佛日曰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即是長老家風否佛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日却問師云隱密全眞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寃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箇道佛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日曰爲報白頭無限衆此回年少不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佛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

東西不相顧　南北與誰留　汝即言三四　我即一也無

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長溪人也初在潙山因桃花悟道有偈曰

三十年來尋劍客　幾回落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如今更不疑
祐師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祐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猶未徹在衆疑此語玄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地藏云不是桂琛卽走殺天下人乃返閩川玄徒臻集上堂謂衆曰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人天六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添減唯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申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凝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死生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飛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了馬事到來僧未諭旨曰再請垂示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出嶺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更之云雷震不聞聲雪峯聞之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雪峯問云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山上鳥峯曰意旨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

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什麽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息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刹枯樹無花爭奈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兒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曰恁麽卽含生不來也曰直得純清絶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眞常流注曰如何是眞常流注師曰如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否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相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什麽色師曰白色曰恁麽卽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王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呂才葬虎耳曰其事如何師曰坐見白衣天曰王今何在師曰莫觸龍顏

益州應天和尚問人人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什麽作佛性曰恁麽卽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潙山遇祐師上堂云汝等諸人只得大體不得大用師抽身出去潙山召之師更

不迴顧溈山云此子堪爲法器師一日辭溈山入嶺
云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溈山動容曰
善爲

京兆米和尚（亦謂七師）初叅學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
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師曰
若有佛見即同衆生（法眼別云此是什麼時節 問法燈別云喚底不是）老宿
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云今時還假悟也無
仰山云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
僧去問洞山云那箇究竟作麼生洞山云却須問他
始得師亦肯之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
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
天下大禪佛叅師乃喚維那揀柴著大禪佛驟步而
去師聞祕魔巖和尚凡有僧到禮拜以木叉叉著師
一日遂往訪之纔見不禮拜便入祕魔懷裏祕魔拊
師背三下師起拍手曰師兄我一千里地來便回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王公乃舉筆米
曰還判得虚空否公擲筆入廳更不復出米致疑至
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潜在屏蔽
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云昨日米和尚有什麼言句

便不得見王公曰師子咬人韓獹逐塊米師竊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嘗問一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僧曰盡有公指壁間畫狗子云者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云看咬著

前福州長慶大安禪師（亦稱大隨和尚）法嗣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即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也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帖榜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住庵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僧曰不然師曰汝住庵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師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覆於龜邊著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麈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是我自已曰爲什麼却是和尚自已師曰是汝自已問如何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塼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師曰火爐露柱有行者領衆到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什麼對曰不可喚作東師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什

麼行者無語衆遂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不跳出師問一僧講什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拄杖子曰從何而起對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師問僧什麼處去曰禮普賢去師舉拂子云文殊普賢總在者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曰侍者取一貼茶與者僧一日衆僧參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醫得吾口麼時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着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吾口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禪照大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川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没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傜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什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托起問云者箇出在什麼處尼云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敗）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白死又問和尚生緣什麼處

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王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先已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云和尚何時得疾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伺王來呈之王開函得一帖子書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王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偃和尚）師全身不散其葬具龕塔並廣王具辦今號靈樹眞身塔焉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行脚時造洞山法席洞山問云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卽是閩中人山云汝父名什麽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上堂曰諸上座幸有眞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各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虛妄攀緣塵垢心如虛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此子好惡閩師問曰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虛空齊年曰虛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堯山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卽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長慶云不負先聖作麽生師曰不露長慶云恁麽卽請師

領話師曰什麼處去來長慶云只者什麼處去來

泉州莆田縣國歡崇福院慧日大師福州侯官人也姓黄氏生而有異及長名文矩爲縣獄卒往往棄役往靈觀和尚及西院大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復謁萬歳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彩爲掛子至觀和尚所觀曰我非汝師汝去禮西院去師攜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安遙見而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國歡禪苑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和尚領衆到問云卽今有一二百人寄院過夏得也無師將拄杖畫地一下云著不得卽道雪峯無語

潞州淥水和尚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花藥欄麼僧無語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本參大溈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又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前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師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曰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

既是地藏爲什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
淳化元年示滅壽一百三十有六
前趙州從諗禪師法嗣
洪州武寧縣新興嚴陽尊者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
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
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前面江裏問如何是應
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
從左右手中與食
揚州城東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花纔綻遍滿娑
婆祖即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

師曰汝披什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
困即歇去師問宋齊丘還會道麼宋曰道也著不得
師曰有著不得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
得底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師合掌曰不審世尊
一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
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曰官家嚴切不許
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張居士問
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
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住有人問某甲平
生愛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什麼無罪師曰

殺一箇還一箇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問祖意教意同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梓椅子火爐牕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嘴鹿身僧曰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獻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氷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

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不隔毫氂時人遠嚮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頌曰

三十年來住木陳　時中無一假功成
有人問我西來意　展似眉毛作麽生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聵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什麼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得去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柰何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在曰爲什麼如此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一俗士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百前著賊師拈拄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侍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靜共汝商量

前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即便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云作麼生照云莫錯師乃放手照云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云自此一別什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云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

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云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阿你眼裏著沙得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出去師下禪牀擒住云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曰禍不單行

日容和尚衮上座叅師拊掌三下云猛虎當軒誰是敵者衮曰俊鶻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曰且休未斷者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衮無語師曰死却者漢也雲山云衮不別前語

前鄂州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僧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師曰有什麼辨白處僧再立良久師曰辨得也曰辨得也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

天龍和尚法嗣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云道得即拈下笠子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師又無對尼去後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

夫之氣擬棄庵往諸方參尋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山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而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參學僧到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竪起指頭歸而舉似師師以刀斷其指頭童子叫喚走出師召一聲童子回首師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什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只認得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未若悟爲什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旨在什麼處

前長沙景岑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山常通禪師邢州人也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年二十本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載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參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居咸通末遊宣城郡守於謝仙山

奏置禪苑號瑞聖院請師居焉僧問如何是密室師
曰不通風僧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覲不
見又曰千佛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
包不包一切比無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
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良久又曰薦否
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
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光啓中羣盜起師
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守請居雪竇鬱然盛化天
祐二年乙丑七月示疾集衆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
壽七十二其年八月七日建石塔於院西南隅

前關南道常禪師法嗣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
神無師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游德山
門下法味彌著凡上堂示徒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
鼓吹笛口稱魯三郎有時云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
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云諾師有時
執木劍橫在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什麼處得來師
擲于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什麼處得來僧無對師
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
肩上作舞云恁麼始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

然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都無祇待師問灌溪作麼生灌溪云無位師云莫同虛空麼曰者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始於關南常禪師拳下悟旨語見師章乃爲歌曰

咸通七載初叅道　到處逢言不識言
心裏疑團若栲栳　三春不樂止林泉
忽遇法王氊上坐　便陳疑懇向師前
師從氊上那伽定　祖膊當胷打一拳
駭散疑團獦狚落　擧頭看見日初圓

從玆蹬蹬以碣碣　直至如今常快活
只聞肚裏飽膨脝　更不東西去持鉢

又述偈曰

宇内爲閑客　人中作野僧　任從他笑我
隨處自騰騰

前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筠州末山尼了然灌溪閑和尚遊方時到山先云若相當卽住不然則推倒禪牀乃入堂内然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閑云爲佛法來然乃升座閑上叅然問上座今日離何處閑曰離路口然云何不

蓋却閑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者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然云不露頂閑云如何是末山主然曰非男女相閑乃喝云何不變去然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閑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然云大鑑纔生僧云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然云既是師子兒爲甚被文殊騎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古佛心然云世界傾壞曰世界爲什麼傾壞然云寧無我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一

音釋

諲（伊眞切）　諗（式荏切）　蘄（渠希切地名）　邛（渠容切州名）　齧（倪結切噬也）　踼（達合切踐也）　也

礫（郎狄切小石也）　駢闐（蒲眠切闐亭年切駢闐衆盛貌）　惚（芳無切）　髑髏（髑徒木切髏力侯切髑髏頂骨也）　懵（莫鳳切懵也）　芟（師銜切刈）　惋（烏貫切懊數也）　荐（才甸切再至也）　詰（契吉切問也）　閫（彌隣切地名）　蔕（丁計切根底也）　偵（恥慶切間覗也）　獹（來胡切韓獹俊犬名）　簸（補過切簸箕揚米器也）　摑（古獲切批打也）　傜（余招切）　瓷（才資切瓦器也）　卸（司夜切解下也）　柈（蒲官切盛器也）　豁（呼括切）　拗（於巧切手拉也）　鹵莽（鹵郎古切莽滿補切鹵莽苟且也）　墅（承與切田廬也）　膊（伯各切肩膊也）　獦狚（獦古曷切狚當割切）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一計字一萬一千一百箇
該銀五兩七錢七分
安城沙門可震對長洲徐普書建陽吳觀明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宋沙門道原纂

懷讓禪師法嗣第四世一十二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二人六人見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相國裴休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士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超禪師　蘇州憲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五十二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八人 六人見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洪州觀音常蠲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處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二人 一十六人見錄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鎮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菴主

杉洋菴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菴主　覆盆菴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齊聳大師　涿州秀禪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金沙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 一人見錄

睦州刺史陳操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十人見錄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益州照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雙峯古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一人見錄

洪州米嶺和尚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

第六世一十九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四人見錄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魏州興化存獎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天鉢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譚空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三人見錄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道巘禪師法嗣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録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鎭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上座遂告黃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蘗黃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大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蘗來愚

曰黃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佛法的的意旨和尚
便打如是三問三遭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
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
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搊住云者尿牀鬼子
適來又道不會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
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大愚托
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迴黃檗黃檗
云汝迴太速生師云秪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
次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這大
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甚麼待見即今便與

隨後便打黃檗一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捋
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後溈山舉
此話問仰山云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師一日與
黃檗赴普請師在後行黃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
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檗云近前來共
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檗將钁钁地云我這箇天
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云爲什麼却在某
甲手裏黃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我更不著去也便
歸院後溈山舉問仰山云钁頭在黃檗手裏爲甚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黃
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钁而立黃

檗曰莫是困耶曰纔钁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檗呼維那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钁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裏活埋（溈山問仰山只如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檗打席三下去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兩彩一賽）師與黃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榜道了以钁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我棒了也師又以钁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檗云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囑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

即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這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便拂袖而出（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麼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

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這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

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搊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
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却
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
命我於黄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蒙
他賜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我下
手得時有僧出云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接
師便打後雪峯拈云臨濟大似白拈賊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
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
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
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邊人師

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
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時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
十日師將示寂上堂云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云已後有
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
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乃有頌曰

沿流不止問如何　眞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　吹毛用了急還磨

頌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密置於

道上歳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時有學人叩激
隨問遽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
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
師因晩參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
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
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師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
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
三門外與二十棒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曰枷上
更著杻師尋常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

云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與我
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陳尊宿房在
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云大德僧迴首
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
師云秦時轆轢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
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
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云三身中那
箇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
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
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

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
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
金剛爲什麼擧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
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
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
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喜
僧云爲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
莫獻詩僧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
老宿祗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徧地行無路師云老
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
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什麼祇對長老云待他
來師云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不煩
葛藤有僧參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云禮佛
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去僧問某甲講
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
師指示師云汝若不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
道師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
云義墮也僧云什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云三十棒
教誰喫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自青山白

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還我一滴雨來僧
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
問僧今夏在什麼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
師云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處
來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師云
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
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
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
這箇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

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這喫夜飯漢
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棒趂出師聞一老
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
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
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蹋破多少
草鞋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
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箇是什
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鑊湯漢有一紫衣大德到禮
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
帽師云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

識師云作麼生説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對僧問某甲作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

翁頭不得問如來是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師云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我實問你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云不曾量度

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爲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巳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安居云蘭谿師云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徒

長老拈起柑子呈云巳了師云著什麼死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與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爲什麼道偷果子師云贓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髫齔投開元寺曇藹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都聽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黄蘗是也師禮辭而參黄蘗黄蘗垂問曰子未現三

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閫俄為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敕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光啓三年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文德六年五月辭眾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五十六遷塔於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十一月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覩全身不散爪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頌偈一卷破邪論

一卷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丁墓山時稱老觀和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峯驀胸搊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指蛇云欲識西院老野狐精只這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僧來參師以引水橫抽示之其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云只得一橛（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爲什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

若言我道即簪却我舌曹山歸舉示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參禮依黃檗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人因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僧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頑雲風卷太虛廓淸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

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入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祗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

曰請相公垂問公卽舉前問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薦興祖教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卽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

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爲之序公父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百年讖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先是越州沙門曇彥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檀越許詢字玄度同造塼木大塔二所彥有神異天降相輪能駐日偕工復從地引其轉至設塔頂塔未就詢亡彥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待得詢後身爲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纔到州便入寺尋訪彥師出門佇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彥曰未達宿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廊

地彥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施若今日由是二塔益資壯麗時龍興寺大殿隳壞衆請彥師重修彥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非衣功德主來興此殿大作佛事寺衆刻石記之及期裴休太守赴任興隆三寶須施俸錢修成大殿方曉彥師懸記無忒公遂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鉼背裏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向右邊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終於五臺後任霍山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為什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

師乃打趂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御兒人也姓朱氏七歲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何不徧叅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輟己迴施仰山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

靈隱山西塢。天祐二年宣城帥田頵應杭將許思叛將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

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湧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這箇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落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尚擒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住後謂衆曰。我見臨濟無言語直至如今飽不饑。問請師不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

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聞云但道修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口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祗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趁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

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這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一世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訪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訪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訪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趙州云只這一縫尚没柰何乃代云且釘這一縫）問萬里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徧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嚴嚴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來嚴曰將得臨濟劒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巾這裏無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

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爲古鏡峯云瑕生也師咄曰這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爲人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處是瞎人眼處）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氣欲絶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虛空裏亂喝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道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便打乃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仍不得喫飯便趁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爲後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

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什麼處）師滅後敕謚廣濟六師塔曰通寂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曰這瞎驢卸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良久謂衆曰出來打不出來打時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咔師曰久立太尉珍重便下座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上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只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卽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必須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菴前便去師曰闍黎闍黎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菴搊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摧開曰叫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

杉洋菴主有僧到㕘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

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菴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撿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涿州紙衣和尚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曰春煦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髪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絶烟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謌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汾絶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谿菴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菴主有此機風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摑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黙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覆盆菴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

菴主否僧便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下畫一圓相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胷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筯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談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答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鐘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摑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

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近前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驀喚上座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

禪者有玄機　玄機是復非　欲了機前旨
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胷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即今問底在那箇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寛廓之言師曰無口

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碗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螺髻子

江西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第二世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叅請衆僉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石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諾即

前邁壽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問長慶爲什麼不出是慶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欽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叅侍覺和尚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衆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曰

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
更無有可得

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己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

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歸寂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囅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不可靑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闞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法侶臻萃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
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
又見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
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
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
祀也無師曰祭祀不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
棹谷裏聞聲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以
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
而逵欲耳開運丁未秋七月示疾安然坐逝有太鳳

震擢林木壽六十六臘四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蕉水師
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僧曰
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
師曰只恐闍黎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
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
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
物師曰知曰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
婆宗師曰赤旛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請師試
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

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

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像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恁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萬字背負圓光

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側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眞正眼師搥胸曰蒼天蒼天僧曰借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鑁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噫問古人拈槌竪拂此理如何師曰瘂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横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胸開曰作麼生

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
願垂提撕師托開其僧乃曰老僧自住持來未曾瞎
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
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
汝諸人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
子

前灌谿志閑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絲竹
未將爲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何是雙林樹師
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
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
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
導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
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
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
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
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法嗣

汝州寳應和尚（亦曰南院 第一世住）上堂示衆曰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

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打之趂下法堂僧到參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在西院時到參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剌剌

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旨却迴參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兒貉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西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這裏過夏待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嘗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三錯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時發足擬向南去便知道錯了也首山省念和尚云據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第二世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師曰面黑眼睛白問蹋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僧曰斬師乃打之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眞是學人師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

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胷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爲什麼不來銜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尚示衆

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賴遇他旻德長老一喝不作一喝用

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單鎗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根器人還接否師曰接僧曰便請師接師曰且得平交師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漢上師曰汝也罪過我也罪過僧無語師見新到僧乃搊住曰作麼生作麼生僧無對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有僧新到師曰敗也乃抛下拄杖僧曰恁麼語

話師便打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音釋

巘語偃切　搊楚鳩切手搊也　捋盧各切摩捋也　钁居縛切大鋤也　唵一感切含也　傀儡傀口猥切儡魯猥切傀儡木偶戲也　鞁轢鞁徒落切轢力各切　瞪除庚澄應二切直視也　泐力得切泐譚地名　髫徒聊切小兒髫也　齓初覲切毀齒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晡搏孤切申時也　硎奚經切　剗初限切削也　臿初入切　蘧巨魚切蘅兒地名　餿所鳩切壞飯也　撒先達切撒放也　吙尼止切指物貌　眨側洽切目動也　辴丑忍切笑貌　骰徒侯切博陸采具也　掐苦洽切爪刺也　剌剌並盧達切　獾呼官切牡狼也　狢下各切狐狢也　鼷下雞切小鼠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卷十二計字一萬四千六百箇　該銀十兩五錢五分　安城汲門可震對　長洲徐普書　進賢丘泳祥刻　萬曆丙午季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